

歷史空間

免費暢遊「準五星」

黃海振

由於五星景點通常位置佳、風景美、文化內涵豐富，遊後既可減少工作、學習帶給的壓力，令人心曠神怡；又可獲得從書本上難得的知識和獨特文化，是一項「值得花錢」的「充電」活動。在全國200家五星景點中，儘管門票昂貴，但總是「人滿為患」，節假日甚至湧現「水洩不通」的狀況，旅遊已成為神州大地一道亮麗風景；已經被「富起來」的國人、特別是年輕一代所青睞。如果能夠找到遊客少、花錢不多、又可欣賞到美好風景、文化內涵豐富的「準五星」景點，正是當今年輕遊客所期盼的「瑰寶」。

上世紀70年代末，畫家吳冠中帶著學生到張家界寫生時，當地農民笑問道：「你們這些人跑到這裡幹什麼？這裡有什麼好看的？」顯示當地人「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」。當時的地圖裡沒有張家界，是吳老的寫生畫，和他的《藏在深山人未識的風景明珠》佳作，揭開張家界神秘「面紗」。張家界現在是「國際自然遺產」，遊客到這裡單門票就要花幾百元。但我們可以想像到，快人一步的吳先生當年「暢遊」原汁原味的張家界時一定是免費的，也說明「準五星」景點未被冠名前更加美。

福建省龍岩市有一個「五星景」——永定土樓，未被「開發」前，住在土樓內外的居民，並不覺得這裡有多美，也沒有遊客來這裡「土樓遊」，土樓王「振成樓」當然也不收門票。直至外國人通過衛星「偵察」到這裡很像是「超級導彈基地」，土樓的神奇才逐步被揭開，並為各界鍾情、了解。距離土樓王5公里，有一個風景美、觀景台一處，和公園一樣的小學一所、國家級書屋一座、面積超過20畝的大型土樓多棟。

只要打開百度和谷歌的地圖，鍵入「奧查村」三個字，就可以從衛星地圖中依稀看到有別於其他地方的寧靜村莊。這裡的羊腸小道、大小樓房、小河流水、田園莊稼美不可收。奧查村是一個沒有被命名的「準五星」景點，這裡沒有旅館、也沒有餐廳、通往這個神秘村莊的公路也不寬廣。但快人一步的年輕遊客最近卻悄悄地開著汽車，帶著帳篷、小型液化氣灶器，到這裡安營紮寨，品味原汁原味特別免費「準五星」套餐。

由通往永定土樓王的寬大公路往右一拐，沿着彎彎曲曲的小路慢慢往寧靜的山上開去，30分鐘車程就到達奧查村口，這時的第一感覺就是呼吸到和瑞士阿爾卑斯山上一樣的新鮮空氣。山村的空氣都是清新的，但這裡的空氣比其他地方更加鮮。驅車繼續往前走，可以看到「西霖宮」、「吳屋大園寨」、「上新樓」等景點。

「上新樓」由一名少年曾經受辱、發誓要建最好大樓的傳奇人士建成，佔

地20畝，主樓高4層，內有房間160間，主樓前有建樓時挖土經修建的養魚池塘，池塘邊有小花園，主樓前用規則黑圓石鋪成的小廣場古色古香，主樓後有小花園，主樓左右兩旁各有二層高的「橫樓」。奧查小學建成之前，幾百名師生曾借用「上新樓」的一側「橫樓」作校舍。觀賞「上新樓」，可領略到土樓的雄姿，體驗到「窮則思變」的巨大能量。

汽車往村南開，一所花園式小學映入眼簾，校長黃永才以校為家，將校園整理得綠草如茵、樹木成林，園柏、榕樹、倒吊金鐘等植物錯落有致。小學生宿舍清潔明亮，從奧查小學走出的博士、碩士、學生遍佈全國各地。沿奧查小學後往上走，很快地就到建於清朝康熙時代的「金蓮山寺」。主持阿城先生待人熱情，寺內煙火旺盛，清脆鐘聲帶著很快走進另一個世界。山寺旁邊的清泉，水質媲美最高等級的礦泉水。在山寺外紮營，可嚐到山泉水泡出的、令你難以忘懷的絕佳清茶。

走出山寺往後山走，就到達被稱為微型「科技博物館」的奧查觀景台。

進入觀景台，奧查村的絕佳面貌盡收眼底，遊客不僅可以從這裡欣賞到奧查山村的莊稼、土樓、彎曲小河等人間風景，還會被台內的詩歌、對聯、觀星圖、「怪坡」等飽含天文、物理、氣象、哲學等信息和樸素大方的「啟功楷書」所陶醉。將一瓶礦泉水放在「怪坡」「下邊」，瓶子會往「上」徐徐滾滾，讓人產生「怪」的錯覺。從這裡，你可以複習或者學習物理學中有關重力、水平線、和心理學「錯覺」等諸多概念，特別適合年輕學生在這裡觀賞。

奧查村南邊有一座4層樓、藏書報10多萬冊的「桂園書屋」，書屋內住着一位了不起、年逾90的老太婆。她自己沒有上過一天學，卻培養出幾十名博士、研究生、大學生。其脈下的幾十名子孫分別畢業於南京大學、天津大學、北京大學、復旦大學、廈門大學等著名高校。書屋主人特別重視師範教育，北京師大、華東師大、福建師大、閩南師大、廣西師大、陝西師大等都有她的子孫身軀。

「桂園書屋」內有福建省政府發出的「優秀教育世家」和首屆國家級「書香世家」兩塊金字招牌。一名普通婦女，和一生從事小學教育的先生，在極其艱難的境況下，將子孫培育成高等人才，成為當地老百姓廣為傳頌的佳話。她的子孫有的在華北電力大學、廈門大學、福州大學等高校任教，有的從事高科技研究工作，在中小學、中等學校擔任教師的就有10多名。老太婆因此也成為當地婚嫁、孩子生日慶典等好事的「座上賓」。

免費暢遊如此美輪美奐、豐富多彩的「準五星」景點，的確是人生的大享受。



奧查村景色優美，空氣清新。 網上圖片

書若蟬蛭

葉輝

土瓜灣與書寫的人

終於在小小的放映室看了陳果執導的西西紀錄片《我城》，因為看到土瓜灣，乃有感覺；少年時在十三街一間假髮山塞工場打假髮，打了近一年；其後輾轉在土瓜灣報館工作了十二年多——山塞工場與報館彷彿兩不相關，可於我倒是互相指涉的，互涉於像土瓜灣這樣的一個地方。

西西住在土瓜灣，土瓜灣有散文化的詩，有一首叫做《土瓜灣》：「下課時恰巧碰上一位乘坐飛機專程來港/到書院來聽余宗三先生講課的作家/一同步出校園後在土瓜灣天光道上/替他截取的士趕時間趕機場回台北/他匆匆對土瓜灣橫掃一眼說道：/你怎麼能夠住在這樣的地方/而且住了這麼久？」

西西於是這樣寫道：「我的確/在土瓜灣一住住了將近四十年/書院對面的中學是我的母校/書院旁邊的小學是我教書的地方/以前這裡是種瓜種菜的農田/這些是港灣；同樣的問題/大概不會問這裡的佃商，以及愈來愈多的/新移民，我也曾是新移民/我們恰恰經過一條橫街叫靠背壟/抬起頭來我可以看見附近一幢沒有電梯的舊樓/四樓上有一個窗口打開了一條縫隙/那是牟老師狹窄幽暗的小書房/他老人家長年伏案睜大眼睛書寫/長年思索安頓生命的問題/無論住在哪裡總是漂泊/但牟老師畢竟在土瓜灣住了許多許多年/土瓜灣就有了值得居住的理由。」

於我而言，土瓜灣就有了生活在其間的理由；像土瓜灣這樣的一個地方，在不同年代，聚居了不少新移民，西西有詩，題為《書寫的人》，詩說：「也許，和我一樣，她也在土瓜灣/居住了近四十年；和我一樣/住在一層狹窄的樓房，開門/飄進對戶的香燭爐火/開窗，面對鄰家三餐茶飯/每次上街市買菜，總看見她/風雨不改，屈坐在天橋底下。」

西西其時寫道：書寫的人「頭髮銀白」，「和我一樣，五呎身高，一樣/黑布搭扣膠底鞋，一度/是法國女子流行的時裝/她的職業是書寫，用/古老傳遞訊息的方法/有了電話，已經落伍，雖然浪漫/卻有忠誠顧客，潦倒的文盲/前來喃喃傾吐心事，請她記錄/融入角色，用第一身/參與細節的真實/低頭書寫，和我一樣/用圓珠筆，印上紋樣的紙張/疾書一陣，停下來回潮/發問……」

這個書寫的人於是讓我想通了，山塞工場與報館之間其實有某些關聯，凌亂的假髮在金屬齒牙上梳順，不就是有如人間消息在稿紙上整理？說來許是自由由此的想像吧；這婦人「穿層層棉襖，頸纏羊毛/圍巾，戴圓圓灰絨帽」，和西西一樣怕冷，同為書寫的人，於是西西寫道：「我永遠無法明白/造物者複雜的設計，安排/她呆在天橋上寫信，我呆在家中/偶然寫詩，書寫是她的工作，我/只是遊戲？她的抒情/永遠擊中企盼的眼睛/我的敘事只是瓶中的文本」。

熊君慧

亦可閑

守望的姿態（四）

前美村的人，陳家的人，都在一場戰火中飄散了。村裡的人陸續回來了，陳家的人，愈走愈遠了。沒有誰再關心新鄉的房子。沒有誰教促工匠復工，建造和鬥技已經結束；院子不用再掃，窗子不再需要晨昏開合，塵土不再飄起，樹葉自願落下。90多歲，李彥芝在香港去世。傳說，她死的時候雙眼未闔。

光陰一晃幾十年。再走進深宅，門廳緊挨著門廳，過道連接著過道，房間多得像春天返潮時窗玻璃上漾滿的水汽。我一間一間房走進去，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紛繁瑣細的瓷磚裝飾，從地面到門窗、迴廊，華美張揚，各個不同。陳宅的光彩藏在裡面，無處不在的中式和西式的裝飾風格，讓我錯亂了時空，以為錯入了殿堂。目力所及，東西方符號交錯輝映，神奇地碰撞：廊柱柱式是古希臘多立克柱式與愛奧尼亞柱式的綜合體，愛奧尼亞柱式的立柱仿若有衛城勝利女神神廟的精巧、纖細、柔美；門匾上典雅的潮汕木雕與支柱上巴洛克式的花柱頭相互交融；圓形和拱形的西式門窗與方形的中國式門窗相得益彰；門廊、窗套上的裝飾花紋既有潮式的花鳥圖案與寓意，又有西式的幾何圖形與意念；抬眼看到用泰國楠木精雕細琢的楹樑、門窗，低頭望見本地桑浦山油麻石磨製的石階、石柱、石碑雕刻；密集工整的幾何式拼圖與傳統壽桃、祥雲同廊爭輝；中式的通廊石柱樑上乾脆刻上英文字母「ABC」直接表達了對西方文化的接納。

真正讓我恍入幻境的是地面上無處不在的由釉面磚拼成的幾何圖形，還有門廳牆上細小的馬賽克，都有暹羅的影子，馬賽克上筆直的陽光條和太陽的裝飾，有裝飾藝術的現代主義趣味，我看到的是一條從暹羅到潮汕的漫長航線：泰國乃至歐洲的建築材料如何漂洋過海運到香港，再到潮汕的鄉間，進入前美的土地？這需要怎樣的一種決

心。為了把建築材料在數十年時間裡源源不斷供給，一條人工河流開挖了。從南溪碼頭到前美鄉，陳宣衣曾經走過的平原上，沿着已經有的小溪流，開拓出了一條十幾公里長的河道。多少人重複着同一個挖掘的動作，多少人肩挑背扛，挑出淤泥，艱難推進。數十萬根進羅桶木、大量沙土石頭、水泥、瓷磚、馬賽克，這些具有想像力的材料從紅頭船上卸下，裝上小船，一趟一趟靠上前美村的碼頭。潮汕百公里內的能工巧匠匯聚於此，不被東家催工期，不用吝惜珍貴的材料，如果能夠忘卻外面改朝換代的動盪，這是一段多麼好的日子。工匠在谷首內精雕細琢，等到工程完成了才掀開圍蔽，請主人過目。就像任何美好事物的孕育自有其神秘之美，怎樣等待都不過分。長則數月，短則幾日，工匠們互不干涉，互不模仿，主人家提供好茶好煙享用。工匠們的不僅是手藝，還有耐心、眼界和心氣；技高一籌者得到的不僅是賞賜，還有榮耀鄉里的名譽。

「郎中第」是慈翁翁主持建造的第一座宅子。此時的陳慈翁已經富甲一方，並沒有榮耀鄉里的急迫心情，他打算用餘生為子孫後代打造一個千秋基業。他懂得，此時慢一分，就為子孫的家業夯實一分基礎。僅「郎中第」就反覆三次推倒重建，經歷十年方建成。所以，工匠們往往是師傅、父子幾代人為陳宅揮灑汗水，也賺到了豐厚的銀元。慈翁翁經常來了解工程進度，如果見到工匠幹活太過賣力趕工，他就會找來工頭，給工匠發了工錢，讓他「理完家事再來做工」；見到挑沙土的農民，為了趕路將沙土撒在路上，他也要上前勸告：「慢慢來，別一次挑太多」。如此多次反覆，工匠們很快摸清楚了主人家的脾性，「儒氣」切要過「拼性」——做得精細比賣力更重要。

文藝天地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情畫意

詩畫禪心（十九）

唐代詩僧皎然（之三）

秋水生色月娟娟
初月娟娟
初月娟娟
初月娟娟
初月娟娟
初月娟娟
初月娟娟
初月娟娟
初月娟娟
初月娟娟

唐代詩僧皎然詩（之三）

素仲配畫

甲午夏日



皎然這首詩叫「溪上月」。意境非常優美，情懷非常雅淡。秋月如佛性，也如人的自性。自性、佛性如秋月般明澄。有時候，我在想，既然人的自身本有佛性，何解慢慢地人們卻失去了這種本性，而又要通過修行去尋回這自性呢？

啟悟隨筆

六十年前，我七歲，剛入讀小學一年班。那時候，父親在外地謀生，一年回家一次，母親要照顧三個年幼的弟妹，操勞得很。開學那天，母親對我說：「父母生身，自己立品，我沒空教育你，你要自己生性。」「自己立品」這四個字，從此伴隨我成長。

生活點滴

說說我家柴乖乖（下）

柴乖乖很是機警，愛管「閒事」。帶出去遛彎的時候，牠一般是一邊走一邊聞着牠喜歡的或者不喜歡的東西。有時會突然停下來，豎起耳朵，一動不動地緊盯着前方。我朝着牠盯的方向一看，或者是有一條狗正在主人的帶領下從遠處向這邊走來，或者是在花叢中有流浪貓正在盯着牠。幾個月來我可以說與牠是朝夕相處，反覆觀察，始終就是弄不明白：牠到底是怎樣發現幾十米甚至上百米外的狗或貓呢？是視覺、聽覺、嗅覺，還是牠真的有第六感官？說牠愛管閒事，例子很多。有一次我帶牠去郊區一個地方，住在八樓的房間裡。早晨六點多，牠突然在陽台上衝樓下叫了起來。因為牠一向極少亂叫，我趕緊跑過去向下一看，樓下有一輛車正在緩緩地從車位裡向外倒。見此情景，我就樂了，人家又沒開你家的車，你管什麼閒事啊？就跟老伴說了。沒料到她說：這不是有點像你愛管閒事嗎？我一想，是啊！在這一點上，我們倆確有共同之處。

柴乖乖很「親似人」，很會討人喜歡。「親似人」是我們老家的方言，約等於討人喜歡。但兩者之間似乎也有細微的差別，前者是發自內心的，是天性；後者好像則更複雜一些。反正不管怎麼樣吧，每當我們從外邊回來，牠總是會歡天喜地地跑過來，使勁兒地搖着牠那漂亮的大尾巴表示歡迎。有一次我帶牠去郊區，晚上牠就睡在我房間的門口。夜裡起來小便回房間時，牠爬起來款款地跑過來，親熱地撲在我身上，輕輕地咬咬我的左手，又輕輕地咬咬我的右手，然後就一聲不響地回到牠的地方繼續躺下睡覺了。這讓我有點驚奇。還有一次我從外地回來，幾天沒見，那個親熱勁兒呀！撲上來一邊嗅我一邊搖尾巴的前戲不用說了。當我坐在門口的鞋櫃上換鞋時，牠先是走過來把牠那兩條漂亮的前腿搭在我的左腿上，一邊搖着尾巴輕輕地咬着我的左手，一邊還撒着耳朵斜着眼睛看着我。親熱了一會兒，下地去轉了一圈又跑回來兩腿趴在我的右腿上，輕輕地咬我的右手。看着牠如此地「親似人」，心裡那個喜歡勁兒就別提了。牠還有一個經常做的動作我很喜歡：伸懶腰。牠做這個動作時，是先把兩條腿向前一伸，頭和前半個身子向下一趴，尾巴和屁股高高地擡起，很是好看！做這個動作，牠自己肯定是很舒服的，我看着就覺得比牠還舒服。

柴乖乖很本分，很會自得其樂。早晨、晚上我們都在家，沒有問題。白天我們都不在家，牠怎麼辦？就是自己在家裡玩。兒子給牠買了些小玩具，由牠盡情地玩。撲、咬、撕、扯，樣樣本都用上了。有趣的是，牠對撕咬拖鞋有着特殊的「嗜好」，一看到拖鞋就眼睛發亮，千方百計地搶過去玩起來，一邊撕得興致地撕扯着，一邊還偷眼看看我們是否在欣賞牠的「破壞行為」，萌態可掬，樂此不疲。短短幾個月時間，牠已經至少咬壞了我們家七雙拖鞋！牠還很喜歡玩松球，不管在什麼地方，只要遇到松球，牠就會迅速地搶到它，先把它高高地拋起來，再張開兩隻漂亮的前爪撲過去，逮住後又趴下來左右開弓地下死勁啃，玩得全身心投入，啃得津津有味。令人奇怪的是，每次玩完了，牠還一定要將其放回原處。哪怕是我特地踢遠了，逗牠去追，牠也一定會跑過去叼起來再放回去。最搞笑的是秋風掃落葉的時候，牠會把滿地颯颯亂跑的落葉當作小動物去追撲，結果經常是撲了這片顧不上那片，撲了那片又顧不了這片，東撲西擋，左衝右突，閃轉騰挪，忙得不亦樂乎，令人忍俊不禁。

柴乖乖有教養，很「知止」。柴乖乖活潑、好動，有時還很調皮，但卻很「知止」。因我帶牠遛彎多了，記不得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只要我往飯桌前一坐，牠就不聲不響地走過來，先是看着我，看着我吃飯。接着，牠會坐下來，眼巴巴地看着我，顯然是希望我不要只顧自己吃，也能給牠一口。因為好多有養狗經驗的朋友提醒我們不要給牠鹹東西吃，因而我就不理牠，繼續自顧自地吃下去，並準備牠跳起來與我爭食。記得老家的狗都是這樣的。要是牠過來與我爭食，不要說現在，就是剛到我家不久的時候，牠就可以跳起來夠到門把手了。令我驚奇的是，牠從不跳起來爭，而是就那樣老老實實地坐着，目不轉睛地看着我。不理牠，牠就往前挪，挪一點坐一會兒，坐一會兒再往前挪一點。如此這般，最多共挪了五次，都沒有站起來更不要說跳起來過！我實在是感到驚奇且於心不忍了，就向老伴要來點沒有加鹽的肉，放在地上。牠從容不迫地向那塊肉看了一眼，然後優雅地站起來，走過去，輕輕地把肉吃下去。當向我們說起這件事時，不少人都問是不是我們教出來的。顯然，如果是教出來的，說明我們「教育有方」。每次我都很負責地也是

海濱



柴乖乖很會討人喜歡。 作者提供